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
贵

长篇小说

刘海生◎著

人

贵人的贵。贵人的人。
含蓄人格的人，没有手势的手。
有人在低处崇高，有人在高处堕落。
刘海生的小说让人觉得好看，
看了之后觉得好玩儿，玩味之后觉得好不简单。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。北国荒原。
从战场转战到造纸厂的革命者。以及
一群年轻人的命运与爱情。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史

生

人

刘海生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贵人 / 刘海生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4.1

(跨度长篇小说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4523 - 1

I. ①贵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86558 号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薛媛媛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8.5 字数: 220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6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李淑芬是最后一个走进办公室的。那是一个盛夏的上午，充足的阳光通过狭小的六格木窗挤进黑暗的办公室，像电影的空镜头照射在白灰涂抹的墙壁上。室内的黑白反差使李淑芬的思维停滞了很久，她的眼睛也是在瞬间之后才恢复了注视的功能。她急着想看清室内的一切，她新的生活就要从这里开始了，她不知道她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样子。她站在一起来的八个人后面，靠着李晓兰和李亚娟，从她们的肩膀看过去，见到一个满脸胡子的人正在办公桌前晃动。李淑芬早就听说过这个脸上长满大胡子的人，是造纸厂的厂长，真实的名字谁都叫不出来，都叫他许厂长，背后叫他许大胡子。

许大胡子一边吸烟，一边走动。大家站在他的对面，非常小心地看着他。这八个人的命运就掌握在许大胡子手上。许大胡子看着他们拿来的介绍信，看一看，就扔到桌子上，一会儿又拿起来，接着看。办公室低矮潮湿，许大胡子在窗口的光芒里把两只眼睛抽到一起，眯缝着看着上面的内容。

“李淑芬！”许大胡子叫了一声。

李淑芬立即像学生一样地回答：“到。”

许大胡子睁开眼睛看看李淑芬，没有说话。他接着看介绍信上面的名字。女的里面还有李晓兰和李亚娟，她们以为马上就要叫到自己，立即紧张起来，李亚娟甚至开始浑身抖动。这是她在文艺宣传队时得的毛病，马上就要登台演出了，她会紧张起来，如果到了台上，她就立即放松了。李淑芬在后面拍了李亚娟一下，李亚娟回头看看李淑芬，紧张就消失了。李淑芬也没有想到许大胡子会叫自己。她记得自己的名字是在最后。许大胡子要从后面往前念吗？

孙长生、崔杰、刘伟、彭晓辉、李丹，都是男的，好，好。许大胡子看着介绍信，自言自语着。五个男的也都很紧张，不知道许大胡子要说什么。许大胡子看看他们，说：“宣传队不是女的多吗？就来了三个女的，那些女的都去哪里了？”

谁也没有吱声。

李淑芬心里说，都去医院了。我要是不得罪领导，我也不能来造纸厂。记得领导找她谈话，对她说，大城市来的，女的，基本分到医院工作。县城来的，无论男女，都去造纸厂。李淑芬是长春来的，肯定会去医院工作。可是在劳资科开介绍信的时候，却是到造纸厂。李淑芬的心凉了半截。她使劲地想为什么，也想不出来。李亚娟的男朋友彭晓辉对她说：“想一想，你在哪个地方得罪领导了？”说完，彭晓辉对李淑芬狡猾地一笑。李淑芬立即就明白了。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，怎么现在才来报复啊。李淑芬想一想，眼泪都要落下来了。造纸厂就造纸厂吧。哪里不是工作呀？李晓兰和李亚娟却很得意。连宣传队里最漂亮，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的李淑芬也一起来了，她们觉得自己也高大了很多。什么大城市，不就是一个长春市吗？长春市有什么？就一个长春电影制片厂还行，别的什么行啊？彭晓辉说，还有一汽造汽车呢。她们两个一听到嗡嗡的解放牌汽车就头疼，李亚娟拍拍彭晓辉的脑门，说：“怎么呀，你喜欢长春哪？喜欢李淑芬呀？告诉你，不行。看你以后往李淑芬跟前靠，我就掐死你。”说着，李亚娟在彭晓辉的身上掐了一把。李亚娟在文艺宣传队里演老太婆，脸盘大，腰细，外号“三截腰”。彭晓辉个儿高，在文艺宣传队里是旗手，红旗耍得好。李淑芬跳舞，造型的时候，彭晓辉要托举李淑芬，李淑芬体形苗条，在彭晓辉手上做一个飞燕的姿势。李亚娟看了就一肚子气，每次演下来，就会数落一把彭晓辉。本来很平常的一件事，李亚娟心里就暗暗地和李淑芬结了仇恨。

李晓兰是拉手风琴的。她的演出也是在彭晓辉的旗帜下尽情

她拉着琴,然后仰头,快乐地看彭晓辉。彭晓辉把旗帜一挥,李晓兰把琴箱拉长,好像怀里拥抱着跳跃的音符,抱不住了,要飞出她的怀抱的样子。快乐在李晓兰的脸上流淌,雄壮在彭晓辉高举的旗帜里表现出来。李晓兰早就喜欢上了彭晓辉,可是没想到比彭晓辉大三岁的李亚娟捷足先登,成为男女朋友了。李亚娟告诉李晓兰说:“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彭晓辉,你看他那傻样。就是个头还行。”李晓兰不喜欢说话,说话就狠。她接过李亚娟的话说:“骆驼个大,你找去吧。”

许大胡子终于说话了:“你们是上面派来的,我也不能把你们撵回去呀。今天就算报到了,工资从今天发。你们先回去把行李安排好,三天以后,到车间报到。”

大家听了许大胡子的话,很高兴。准备离开办公室的时候,刘伟问了一句:“我们都是啥工序呀?”

这里面只有刘伟有工作经历,所以他在出门的时候提出来了。许大胡子看看刘伟说:“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,分到哪儿就到哪儿。谁也不许挑肥拣瘦。告诉你们,我许大胡子革命那会儿,你们这帮小王八犊子不知道在哪儿呢。”

大家在听出许大胡子的火气之外,又闻到了许大胡子嘴里的酒气。本来就很小的办公室,立即乌烟瘴气。他们低着头灰溜溜地跑了出来。孙长生说:“刘伟,你问这个干什么呀?”

他们站在办公室门前,刘伟说:“我不问行吗?你要是烧锅炉、铡草,那活又累又脏,怎么干哪?”

大家一听,一团阴影堵在了他们的心里。

01

早晨的时候,李淑芬正在收拾床铺,孙长生用水桶打来一桶水放在李淑芬的床前,他们还没有说话,就见一个笑嘻嘻的男人站立

在窗口和他们打招呼。

这个男人的个子不高，肚子有些大，脸是圆的，笑起来就如一块石头扔进水里，水波四处扩散，一张脸花朵一样。他看看李淑芬，又看看孙长生，说：“忙啥呢？”见他们没有回答，接着说：“新来的吧？都是大地方来的，见过世面。”孙长生走到窗户台跟前，和他答话。他也不听孙长生说，自己又说起来：“我是甲班的大班长，我叫杨红军，你们就叫我杨大哥吧。”孙长生嘴快，叫了一声杨大哥，杨大哥没有理他，他看着李淑芬，目不转睛地说：“你叫李淑芬吧？”李淑芬说：“是。”杨大哥说：“咱们是一个班的。”李淑芬一听这句话，马上来到窗户前，脸上也露出讨好的微笑。李淑芬想问问分到哪个工序了，可是还没有张嘴，孙长生就问上了。杨红军没有接孙长生的话，依然看着李淑芬说：“领导都分完了。李淑芬在我们甲班的铡草车间。就是造纸厂的第一道工序，我们这铡草车间和蒸煮车间合在一起，就叫铡草车间。脏点累点，但是锻炼人哪。”杨红军看看微笑的脸色渐渐灰暗下来的李淑芬，没有多说，他摆摆手，说：“上班见。”

李淑芬脑袋轰的一下，险些没有晕过去。杨红军后来说了什么她没有听见，怎么走的也不知道。孙长生给李淑芬的脸盆里倒上水，李淑芬洗了一把脸，眼泪哗哗地流出来。她把白毛巾捂在脸上，很久没有拿下来。八个人的女宿舍里就李淑芬和孙长生两个人，李淑芬把孙长生推出门外，自己躺在床上大哭起来。

孙长生站在门外，看着升起的太阳非常的耀眼，他想转身进屋劝劝李淑芬，可是想一想又没敢推门。在文艺宣传队的时候，孙长生就喜欢李淑芬了。虽然搞文艺的成熟得早，但是刚刚十六岁从学校来到文艺宣传队的李淑芬却不懂恋爱。她自己像孩子一样对待大家，大家也像孩子一样对待她。只有老谋深算的孙长生开始惦记李淑芬。孙长生是打扬琴的，李淑芬喜欢琴锤在琴弦上跳动的样子，也就学扬琴。孙长生以为李淑芬也喜欢上了他，就高兴地

教她打扬琴。在文艺宣传队的两年里,孙长生经常和李淑芬在一起,有人甚至和孙长生开玩笑,说他们恋爱了,但是孙长生却没敢承认。他知道自己来自小县城,各个方面都不能和李淑芬比。李亚娟就教训过他: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看你豁牙露齿的样,扫大街的都不会找你。孙长生心里有几分气馁,但是他不想放弃。正好这次分到一个单位,孙长生暗暗在心里连喊了几个“缘分哪缘分”。

孙长生突然想到自己分到哪个工序还不知道呢,于是他就往办公室走。还没到办公室,就见一同来的几个人都从办公室里出来了。他们兴高采烈的,只有刘伟低着头。孙长生这才明白,大清早的他们都去找自己的分配方向去了,只有李淑芬和自己还傻傻地等呢。

原来这些人里面刘伟是最精明的,他了解情况之后告诉大家,许大胡子厂长有个规律,他早晨喝酒,中午喝酒,晚上喝酒,半夜上班,专门到车间去查岗。他在车间里转到天亮,早晨到办公室坐一坐。这正是他们见厂长的好机会。他们进屋的时候听见里面许大胡子正在嗷嗷地训斥谁,他们听了一会儿听明白了,是半夜许大胡子抓到的几个上班睡觉的,正在骂他们。一个叫仇焕军的不服气,顶了一句,许大胡子就揪住他的耳朵,说,你要造反哪?仇焕军立即软下来。许大胡子骂了一会儿,那几个睡觉的都走了,留下一个,许大胡子继续骂。出来的人告诉说,那是他儿子许路,电工班的,昨天晚上在值班室里睡觉也给抓了。他们想从窗户里看个究竟,许路已经出来了。许路尖尖的下颌,白皙的脸皮,卷曲的头发,一副少爷不服气的样子,他对许大胡子从来没有正眼看过,眯着细长的眼睛,觉得一切都是假的,虚妄的,只有他的内心才是真实的。他对许大胡子的咆哮没有理睬,觉得这是酒后的发泄。但是他也不敢愤怒地面对,如果许大胡子看到他的愤怒,就会训斥不止。

许路关上门,刘伟就带头进到许大胡子的办公室,可是看到分

配结果,刘伟后悔自己这么急切地匆忙地来他办公室里。许大胡子神色不动地把分配方案扔给他们,自己就回去吃早饭去了。来的人都很满意,只有刘伟不高兴。他被分配到锅炉房烧锅炉。刘伟看完就大叫一声把分配方案给撕了。刘伟的粗暴带来了大家的不高兴,李晓兰捡起来一片一片地拼到一起,然后细细地看着上面的内容。看罢,李晓兰对刘伟说:“你一个男的还痛苦这样,你看李淑芬分到铡草车间去了,人家还不上吊呀。”

来的人都互相看着对方,谁也不吱声,他们都在想李淑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。刘伟也平静下来,以为有了救命的稻草,心情反而愉快了。

02

刘伟找到李淑芬,两个人商量了一下,准备去找厂长许大胡子。

临出门的时候,李淑芬犹豫着不想迈出门槛。她不喜欢见领导,领导在她的心里非常的神圣,如小时候妈妈讲的恶魔,她怕。在学校学习舞蹈练唱歌,都是妈妈在跟前看着,老师发火也不在意,有妈妈挡着呢。本来妈妈也不舍得让她到这里来,希望她唯一的女儿在身边。但是这里的农场叫兵团,来了就是军人了,李淑芬很羡慕;妈妈是想,如果兵团不去,毕业上山下乡,不知道到哪里去呢。所以,李淑芬刚刚参加完长春市中学生舞蹈比赛,就带着获得的二等奖来到了兵团的文艺宣传队。宣传队里面还没有会跳芭蕾的,她穿着舞鞋从边幕出来,脚尖在水泥制作的舞台上滑动,《万泉河水》的歌声在椰树蓝天海水的背景下从她嘴里唱出来,登时,全场掌声雷动。李淑芬在兵团收获了荣誉和赞美,她像河水里洗净了白色羽毛的天鹅,神气地走在兵团的马路上。连兵团司令见了她都老远地打招呼。她的得意和自傲是在一次演出里得到了充分

的发挥,但是险些成为了猎物。现在想起那个胖乎乎的领导模样的人,心里还心有余悸。

刘伟说:“你不去争取,就永远在铡草车间了。”

李淑芬说:“干就干吧,我也就是这个命。”

刘伟说:“你不知道,铡草车间又脏又累,别说干活,就是那灰土你都受不了。我问你,你能拿动叉子吗?”

李淑芬说:“啥叉子?”

刘伟说:“铡草车间就是把做纸的麦秸铡碎了,你得用叉子把麦秸挑到铡草机上去呀;就是不铡草,装蒸球你能装得了吗?”

李淑芬说:“装啥蒸球呀?”

刘伟说:“把麦秸铡碎了,装到一个大铁圆球里用蒸汽把麦秸蒸烂了,好造纸呀。”刘伟见李淑芬睁大了眼睛看着自己,没有明白的样子,就吓唬着对李淑芬说,“装蒸球你就更不行了,热气滚滚,汗水像洗了一样,光着屁股都热,恨不得把皮扒了。”

刘伟在宣传队里搞过朗诵,声音很好,他富有感染力的声音描述出装蒸球的情景确实把李淑芬吓了一跳。李淑芬就乖乖地跟在刘伟的后面,往许大胡子家走。一边走,李淑芬一边问刘伟,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?

刘伟说,我没来造纸厂之前就到过这里,各个车间都去转了,哪个工序苦,哪个工序累,我都知道。

李淑芬听了以后惊讶地说:“你早就想到你要到这里工作啊?”

刘伟直率地说:“我想过。在兵团里,除了医院、学校还有汽车队,就这里最好了。要是到生产队,就更完了。”

李淑芬听了刘伟的话,很佩服刘伟。他能够提前预测自己的命运,说明他很有思想。于是李淑芬问刘伟说:“你想过没有,为什么把我们分到最不好的工序去呀?”

刘伟说:“我想过。”

李淑芬听了非常惊讶,急忙问:“为什么?”

刘伟看着李淑芬,好像有一肚子话闷在心里,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说。他见李淑芬追着问,就说:“我也想不出为什么。”

李淑芬以为刘伟会说出天大的秘密,可是等了许久,刘伟却说得让她非常失望,于是李淑芬叹了一口气说:“那想还有什么用啊?”

刘伟心里非常痛苦,他不知道怎么对李淑芬说才好。看到李淑芬对自己的回答没有兴趣,就说:“你是怎么回事我想不明白,我是怎么回事我也想不明白。你说我凭啥去烧锅炉呢?我和谁比差呀?我也没有犯错误,也没有搞破鞋,没有贪占便宜。在宣传队里我干活最多,服装道具,装车卸车,安装布景,接电拉线,我啥没干哪?”

李淑芬对刘伟的回答不能理解。他说的这些错误难道我李淑芬就有吗?我不是也被分到铡草车间了吗?现在李淑芬不想和刘伟计较,就顺着刘伟的话想一想,眼前就是刘伟的历史了。刘伟在宣传队里干活很多,但是上舞台的机会很少。他声音洪亮,就是台前往后台喊一声,准备好了吗?后台回答:准备好了。后台的这声就是刘伟喊的。刘伟矮小,粗壮,头像一个葫芦,舞台形象不好,所以基本没有上过舞台。据说当年到县城招演员,他是偷着爬上车的,到了兵团就不走了。问他会啥,他说会朗诵,就让他朗诵一段主席诗词。他就朗诵了《七绝》:飒爽英姿五尺枪,曙光映照演兵场;中华儿女多奇志,不爱红装爱武装。刘伟脸皮很厚,很多字他不认识,他就按照自己的意思读完了。大家想乐,但是看他那认真的样子,谁也没敢笑。李淑芬也是刚来,她没有控制自己,就哈哈地大笑,心里还说,哪里来的个傻瓜呀?宣传队范队长也是知青,想了很久,最后同意把他留下,让他在宣传队干活。刘伟跟在范队长的屁股后面转,范队长给他几天好脸色,他就说我和李晓兰学手风琴吧。范队长答应了。练了半年,也没有拉出几个曲子来。李晓兰见范队长来了就故意说,刘伟,你的手指头跟榔头似的,敲

锣还行。于是范队长让刘伟练敲锣。锣还没有敲会，就分配到造纸厂了。

李淑芬没有想到今天自己和这个人在一起去找厂长，成为一条战线的受害者。在宣传队的时候，李淑芬连走路都懒得和他在一起走，就是现在，李淑芬也看不惯他走路的样子。这种委屈让李淑芬觉得一切都在变化。

在许大胡子家门前，他们见到了许路。许路依然是眯着眼睛看他们，问：“干啥呀？”刘伟说：“找厂长。”许路说：“我爹喝完酒睡觉了。”许路说完，看着李淑芬，然后舔舔舌头，说：“你是李淑芬吧？我看过你演的节目。”然后把眼睛移到李淑芬的脚上，说：“脚尖还会走，真神。”又把脸仰起来，看看李淑芬，说：“这么漂亮，跑这地方来，没意思。”

许大胡子家的门被推开了，一个女人对他们说：“进来吧。”

03

许大胡子是一个神秘的人物。

传说里，许大胡子原来当过土匪，后来当过警察署署长，这些地方都没有干多长时间，就归顺到解放军的队伍，转业后调到兵团工作。表面看此人直率鲁莽，怒气冲天，谁也不敢惹，连兵团司令都让他几分。其实他本人特别的聪明，进退适度，分寸自如，对司令政委的话非常地尊重，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，表面看是领导让他三分，往深里看，却是对领导尊敬有加。这种技艺使他在上下级关系上得到了空前的余地。人们只看到他趾高气扬，说话就是骂街，骂街就是喝酒，没有人想到他无论是对上级还是对下级绰绰有余的心灵沟通。

造纸厂是兵团第一个工业，主要考虑到兵团的小麦收获后，麦秸无法处理。用麦秸做造纸原料，是成功的经验。于是兵团在论

证后,决定建立造纸厂。

造纸厂的选址费尽了领导的心机,最后才落实到现在这个地方。

这个地方在兵团叫三道岗子,位于兵团场部的北面。本来兵团是一片平原,可是就凸出来三道高高的土岗,如山而立,碧草萋萋,夏季云蒸霞蔚,冬季峻岭连山。山岗上面是土下面是石,上面是树木荒草下面是峭壁狰狞。平原上来此山峦峻峰,是路过遗留还是突兀崛起,谁也说不清楚。据说当年土匪做山寨之用,鬼气缭绕,暧昧诡秘。但是后来已经无法找到山寨的废墟来考证剑拔弩张的风声鹤唳,即使如此,敢来此处者也凤毛麟角。于是荒芜就更加的荒芜。第一道土岗曾经有人当作墓地埋葬先人,但是除了非贵即富者外饿殍者也寥寥无几;第二道岗子就是传说里的当年的土匪山寨,宽阔而平坦,如元宝的肚腹,十分的惬意;第三道岗子树木林立,绿云飘浮,不知早生者为何草木,晚生者为何花草。蓬蓬勃勃,气象万千,以为一个新世界。

建厂时兵团抽调精兵强将,在此扎营建寨。第一口井还没有打完,住宿的帐篷就被大风一吹而去。后来又建土坯窝棚,也被大雨洗劫而光。领队的旅长号称十二级高干,参加过孟良崮战役的将军,但是面对大自然的摧残,也无能为力。他们在泥土里挖掘出土匪的瓷碗,日寇的钢盔,逃荒者的犁铧,他们得出一个结论,这里根本就不能生存。但是旅长怎么能说这种话?当时他正等待上级的处分。这是他第二次处分。他知道上次处分已经把他的级别从十二级降到十三级,这次会降到十四级。这是作为将军的最后一道门槛,但是他不能保证自己以后能够忍耐住自己对女性的热爱。本来他是不能到这里来领导建厂的,可是他太喜欢那个小巧的女人了。他说服了兵团司令,到这里当造纸厂建厂的领导者。当他在第三道岗子的树林里把那个女子压在身体下面的时候,他的命运就开始了转变。

兵团司令很给旅长面子,说这里不适宜建造纸厂,就不建了吧。旅长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,坚持说这里能够建厂。兵团司令说,这里阴风阵阵,都是当年土匪和日寇的阴魂不散哪。将军说,我们不要迷信。兵团司令说,那就让许大胡子去吧。旅长问为什么,兵团司令说:他就是土匪。以毒攻毒吧。旅长说,他是我当年的下属,是我把他领进解放军的,我还不如他了。兵团司令说,你永远是他的领导啊。旅长想了想,没有话说了。

兵团司令由此保住了旅长的十四级的高干,也让许大胡子有了用武之地。

许大胡子到了新建造纸厂工地,果然发生了变化。厂房拔地而起,一切风平浪静。刚来这里时,许大胡子身背一把盒子枪,穿一件黑色小棉袄,对盘扣,胡须飘然,一站,威风凛凛。张嘴就“妈了个巴子的”一句狂骂,震得三道岗子狂沙泛起,林涛呼啸,继而是大地一片宁静。

许大胡子在建厂的同时,家属宿舍也都建了起来。人们不敢来此居住,许大胡子就第一个搬家,因为没有入住,一连四间瓦房都是许大胡子住了。职工们听罢也纷纷落户。接着又建了单身宿舍、食堂、会议室、办公室,等抄纸机拉出第一个纸头,雪花一样白的纸辊一辊一辊地码在了厂房里,三道岗子变成了造纸厂。

这时候人们开始关注许大胡子的家庭。他老夫少妻,小儿子才八九岁,大儿子却已经二十多岁了。人们隐隐约约地从旅长那里听说了许大胡子的一些故事。许大胡子的老婆比许大胡子小十几岁,是旅长亲自介绍成亲的。当时许大胡子是解放军里的一个战士。许大胡子成亲后一直不生育。许大胡子的老领导,也就是当年给他安排对象的旅长,一直把许大胡子没有孩子的事放在心上,等了几年见许大胡子的老婆肚子还没有动静,就把自己和第一个老婆生的儿子过继给许大胡子。许大胡子把这个孩子养到十八岁的时候,自己的老婆突然怀孕,生下自己的儿子。这样,许大胡

子就有了两个儿子，一个亲生的儿子许青，一个养子许路。

旅长后来也来到了兵团，成为兵团里的领导。旅长把建设造纸厂的工作让位给许大胡子的时候，许大胡子说，老领导，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呀。旅长说，这次你跟不了我了，交给你造纸厂之后，我就到上面管理文化去了，不在兵团工作了。

旅长临走之前还叮嘱许大胡子照顾好许路，许大胡子让老领导放心，一切都会安排好。旅长说起儿子许路来也有几分不安，这个不服管教的孩子怕让许大胡子伤心。许大胡子说，许路很好，我就当亲儿子管好。旅长说，要是不想管就还给我。许大胡子乐了，说，哪有给人家还往回要的啊。至此，许大胡子对许路又加了一份关怀。

许大胡子虽然嗜酒如命，但是他脑子却是十分的清醒。即使酒醉了，他也能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。车间工人说，许大胡子就是蒙我们，他白天睡觉，晚上抓我们。因为白天很多的活都是年轻的指导员刘春明去做，许大胡子就管生产，他怕晚上睡觉完不成任务，所以对晚上抓得紧。他非常反感别人喊他大胡子，特别是年轻人，在背后也喊他大胡子。大胡子这个称呼他只许兵团领导叫，老首长旅长叫，别人叫他就觉得是侮辱，他会把你收拾到喘不过气来。就是听到年轻人说个“胡”字，他也疑心是说他，他就喊住问个究竟。厂里人把纸浆糊了，不说糊了，说烤锅了，说完大家自己就会笑起来。渐渐地，许大胡子发现制止不了大家叫大胡子，或者说，表面制止了，背后还是会叫，于是他就坦然了，只要表面叫厂长就行，心里叫大胡子他就不管了，管也管不了。因为前几天邵组长故意逗了杨红军。邵组长明明看见许大胡子来了，到跟前了，邵组长还对背着许大胡子的杨红军说：“你就是背后厉害，当面你敢叫他吗？他是你干爹。”杨红军说：“干爹我也敢叫。”邵组长说：“你叫一个。”杨红军说：“我叫他大胡子咋的，还能让我缺点啥呀。”说完一回头，杨红军见许大胡子正怒形于色地看着他。杨红军吓得急

忙对许大胡子说，我说是纸浆糊了。许大胡子说：“纸浆糊了。你接着叫，你干爹是大胡子。”杨红军一看许大胡子不高兴了，反正也豁出去了，对许大胡子说：“干爹，这么叫是对你亲。”许大胡子骂道：“亲个屁。”渐渐地，许大胡子对自己的称呼严格要求严加看管到似是而非地默认了。这种默认是背后你们叫我听不着，当面叫绝对不行。

当面叫许大胡子的人造纸厂里还没有生出来，背后叫的就叫了吧。

许大胡子表面的宽容大家没有感觉到，但是许大胡子对造纸厂的严格管理大家都明白。这一亩三分地里，只有许大胡子说了算，不许有任何杂音。他的一个眼神，就是这块土地上的圣旨。他常常说，谁是爹不知道吗？

许大胡子长满了耳毛的耳朵听到了刘伟和李淑芬的声音。他知道他们要来，一个事件发生后，肯定会出现的事情他早就有了预料。但是一肚子话又不能跟他们说，这是纪律，所以他会烦恼。他让老婆王桂芳去把门开开，让他们进来，他想说一说，至于说什么他没有打算，但是见面就是好事啊。

04

许大胡子吹胡子瞪眼睛地说了一通话，刘伟一声也没有回答。李淑芬和许大胡子顶了两句，许大胡子说：“小丫头，这样要吃亏的。”

李淑芬说：“反正也吃亏了。这么多人来，就我年龄小，没有干过活，让我去铡草车间，我受不了。”说着，李淑芬就呜呜地哭起来。许大胡子就怕女孩子哭，一肚子的理论也找不出头绪了。许大胡子的老婆王桂芳也看不下去了，对许大胡子说：“你就考虑考虑呗，这么个细皮嫩肉的女孩子，铡草太冤屈了。”

无话可说的许大胡子眼睛一瞪,说:“你知道个啥!”

几天前许大胡子去兵团场部,政治部主任见到了,就把他喊到办公室里。许大胡子喜欢和政治部主任喝酒,见政治部主任叫他,以为是政治部主任要请他喝酒,就说:“改天吧,我今天事多。”

政治部主任说:“我没有工夫和你喝酒。我家还有一瓶西凤,哪天你去我跟你喝。今天叫你,是文艺宣传队的事。”

许大胡子说:“我和文艺宣传队也没有联系,你和我说这个干啥?”

政治部主任说:“当然和你有联系了。现在谁能到造纸厂上班,是一件光荣的事。我门路都进不去呢。”

许大胡子说:“谁要上我那儿去呀?你要去我欢迎。”

政治部主任说:“我才不去呢。去一次你把我灌多一次,上次你把我灌多了,回家你弟妹都不给我开门了。我在门口磕了三个响头,她才把门开开。”

许大胡子看看政治部主任的脑门,说:“这么响的头,你头上也没有疤呀。”

政治部主任说:“我能真磕头吗?我跺了几脚,把脚后跟都跺疼了。还是研究正事吧。”

政治部主任告诉许大胡子,兵团的文艺宣传队要解散了,人员都分到下面去。党委会研究的原则是,一部分县城来的演员到你们造纸厂去工作。

许大胡子说:“我没有意见,正缺人呢。可是这么些在舞台上蹦蹦跳跳的人,能干活吗?”

政治部主任说:“你看情况分配吧。这里有两个人,我要说一下。一个是李淑芬,一个是刘伟。先说李淑芬吧,这个人要不要你定,你不要就分到连队去。”

许大胡子说:“什么情况?”

政治部主任说:“一个女孩子,会跳舞,会唱歌。你也看过,宣